

官 场 道

FIELD OF OFFICIAL DOM



石钟山等著



时事出版社

官场之道

石钟山 等著

时事出版社

目 录

官帽 肖仁福 (1)

组织部长都是异地为官,一般干三到五年就会升迁,只有这个常务副部长是个地头蛇,……

其实侯玉秀嘴上安慰方宏达,心里却比他还急,四处打听治男人这病的良方妙药,还准备托人去买正宗的伟哥。

宏达,在你面前我已经毫无保留了,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方宏达听出了杨青玉话中的意思……用嘴巴堵住那两片性感的红唇。

还说人家老婆过不得夜,我不正在和人家的老婆过夜吗? ……

夏日机关 石钟山 (61)

比较失落的宇泓女士,不知是从那一天,就和冯副局长有些说不清楚。

冯副局长是几年前从部队转业到局里的,转业之前是师级干部,据说是因为作风问题而被处理转业的。这也是听说,但有一点大家都知道,那就是冯副局长的老婆……

周一刚上班,宇泓这个女人就跑到了局长那里,她一边哭一边说老姜强奸了她。

官场之道 石钟山 (104)

和领导接触多一些,没有坏处,时间长了,领导就会对你有深刻印象,关键时刻领导才能想到你。人再有长处,再有水平,领导不了解你有什么用?

不管谁当领导,都愿意用自己比较了解的人,在机关这么多年了,这一点我也看透了……

说到这老子不说了,盯了小章半晌:我对你说这么多没有用,我只告诉你一句话,在机关工作,少说话,多办事,跟对人……

战友田大嘴的好官生涯 曹征路 (146)

什么叫哥们?现在话说难听点,是分过脏的嫖过娼的。其实真正哥们还是那些下过乡扛过枪的。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,老婆能变,这都不能变。

我拉她坐在腿上,亲了又亲,吻了又吻,一时间竟浑身热了起来,三下两下,就跟剥粽子一样把许慧剥了个精光,不是不想当好官,而是根本当不成。

都是乡里乡亲的,不到逼急了谁愿意那么干?真正的恶霸黑势力早就肥了,他们看中的是公共资源。

有钱还好说,只要不贪不拿有钱还能干几件事,没钱你就是磕头磕散了老百姓还戳你脊梁骨。

多雨之秋 王宗坤 (182)

赵副县长看着苏小水理直气壮的说:我先打电话问一下,你要是糊弄了我,我要找你算帐!

苏小水生气地讲:电视台不是闲扯吗?吃不上饭与他们有什么关系,为什么要曝光……

他不知道两位处长喜欢什么样的小姐,听说张处长比较喜欢端庄丰满的,苏处长喜欢生动灵活的,他看了一会,只好按这种标准来挑选。

小姐说我们这里的小姐干的可是体力活?苏小水笑了……一节课时间就要 300 元,比大学教授还要高好几倍!

张官镇 郑彦英 (231)

其实领导就是变压器,大事在他那儿可以变小,小事在他那儿可以变大。作为下属,也要当一个变压器,应该学会变……

一个妻子就应该是一团温暖的棉花。她一见到你就用无限的柔性包裹着你,让你感到人生和世界原来如此美好啊!

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女常委下意识地甩了甩短发说:这人一点修养都没有,见了面没有一句正经话,尽开下流玩笑。

不要白不要,要了也白要。他突然想起了眼下人们

爱说的这句话，反正东西是东西，办事是办事嘛……

我爱你们 …………… 陈爱萍 (329)

……我看这事也就这样了，主要是郭建光压住不办，他肯定有份分脏，要不然他犯不着为几个小警察这么顶，除非你把我们局长拿下。

他说要送他去劳教，劳教三年，连手续都办好了，不想去可以，交罚款一万元就行。

记者的照相机咔嚓一闪，郭建光愈发嚣张，光着膀子抽出裤腰带上手枪说：把相机里的胶卷扯出来！

陈县公安局长郭建光，执法犯法，非法嫖娼，被开除党籍、撤消局长职务、清理出公安队伍……

乡官大小也有场 …………… 毕四海 (396)

三十多岁，很有点韵味，最迷人的还是她那两条大腿，那性感……这个女人来了之后，丁镇三变了，变得很有计谋，办起事来很讲究策略。

周副部长在电话里笑：想不到，你老兄来了一手出奇制胜，我马上去找书记汇报，凭你这500万，龙门镇的书记宝座非你莫属了。

一个人官做大做小没有什么，要紧的是给百姓办点实事、好事。办了，官小人也大，不办，官大人也小。

试用期…………… 陈世旭 (445)

胆大心狠的乡就设立了许多名目,让村干部去向农民要钱。农民的钱好拿?实在没有油水可榨了……

过去说: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,现在也常听说,某县长干了几年,就捞了几十万几百万。

一个有点身份教养的人,一旦跟这样无廉耻的下三滥女人闹起来,简直就是一场灾难,最终会弄脏了自己。

……桑拿房的一个按摩小姐进了熊志明他们要的套房,郭新生稍等了一会儿,确定小姐没有被辞退,就给他的一个警察朋友打了手机。

和平战…………… 阎连科 (525)

吴萍和郁林其结婚,有一种上当的感觉,没有想到找个军人会受这么多苦……

我对不起你,你打我骂我都可以,千万不能去部队告我,不能说我在家和您订过婚,部队最恨的是提干就退婚。

离婚手续,随到随办,也不要单位开证明……结婚六年,我没有顺从过你,这是你我结婚六年的最后一夜,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……

提了干,离了婚,你瞧不起我李妮子,人家还瞧不起你呢,这叫报应,活该!

单位 刘震云 (593)

小林已经听到自己入党向后推迟的消息。他万万没有想到,无意中得罪了女老乔后果竟是这么严重!

老张心里清楚,本来这次升官没有他,自从一个副局长长得癌死后,一年多以来,副局长位子一直还空着呀……

小林说:那人不是人,是野兽。人也好,野兽也好,你还是得和他同在一个办公室办事。

他小小年纪,不老实呀,竟因为这事背着人跑到局里告她的状,果然不是东西,官道也复杂、阴险嘛。

秋天备忘录 彭瑞高 (658)

他看那些眼睛,一双双目光切切的、惴惴的,真诚盼望着什么,对她都有那个意思?……陆一生就说,老婆晚上要对口检查是不是?

……烟要抽,人要骂,酒要喝,牌要打。不然就脱离群众。只是钱袋不要摸错,床铺不要上错。

毕生龙难得精神这么好,元气很足,很见功夫,一招一式跟她对练,直到广播声响起,女人才心满意足放了他……

她凭什么升这半级?凭的是工作上的功夫,还是床头上的功夫?他又想这句话自己说了也白说,没关系也不行。

武家坡..... 何申 (711)

没干上三年,赶上换届,原市长想连任,常务副市长等不及了要下台,一下闹翻了,各带一班人马争斗起来,又告状又拉选票。

……这时代天上有卫星,地上有监听,墙上有录像,门上有眼睛,防不胜防呀!

官运顺畅者,需三年一小动,五年一大动,动则升,升必动。他说为官最怕在一个位子上窝住,且不说别人升了自己着急,自己也不好干呀!

宾馆大战夜夜欢,欢罢腿疼腰又酸。吃片伟哥创奇迹,混过一关是一关,互相包庇捂得严,处处还得多花钱
.....

状告村长李木 张继 (768)

贵祥闲着没事,整天和相邻服装摊的女青年小胡几个人打牌,嬉皮笑脸的,她怕贵祥弄出什么不好的事来,就给他说:你去告李木吧!

两个月后贵祥又给徐钦娥打了一个电话,说我已攒了一千块钱,想与你商量一下,用它告状?还是寄给你?

贵祥高兴地说:舒服,太舒服了。你身上抹了什么,这么好闻,让我再闻闻吧。

……吃饭的时候,她故意把两只洁白丰满的大腿在贵祥的面前晃来晃去,贵祥眼睛都不知道往哪放了?

县长没有新闻 彭瑞高 (821)

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,是城里口音,听上去很悦耳……安文中来劲了,把听筒捂紧耳朵,不让那女子声音逸出来。

小唐,你……不容安文中说一句话,唐子芳便张开双臂,紧紧抱住了他,她的呼吸热热地喷在他的脸上。

孙玉音说,好了,不要说了,你这个人我看穿了,女人是要的,家是不肯拆的,看来,将来要付出代价的,只有我……

你很大方呀!办公家的事,拿自己家的东西去送礼,天下哪有你这当官的?

绝对情人 王清平 (876)

难道天下只有当官的才是人,不当官的就不活啦?身在官场,无力得官,还怕人说?

你以为我不想,出人头地,为所欲为?

我被一双粗壮的胳膊从背后紧紧地抱住,双乳被两只大手手搓揉着。还怕耻辱下去吗?我骑上他……

这是绝好的讨价还价机会。一个喜欢我的姿色,因为他拥有了权力,另一个喜欢利用我的姿色获取权力,我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他们的牺牲品。

试用期

陈世旭

第一章

—

陈火林这次从省城回来，把老婆龚腊梅吓了一大跳。

先是一大阵“砰砰砰”的猛烈敲门声。震得满屋子东西乱响。龚腊梅一连声“来了、来了”地喊着从灶间跑来应门，外面的人却似乎全不顾及门里的动静，只是继续把门打得山响，像是拆屋。龚腊梅一阵小跑到了门后，看着那扇被打得激烈晃动的门，突然迟疑起来。

她是来给陈火林开门的。陈火林上次从省城返回也是这时候到的。从早上起，她一整天都在记挂着应该在今天傍晚回来的陈火林。心里正乱乱的，一听见敲门声，她惟一的念头就是陈火林回来了，不是陈火林会是谁！及至看到门几乎是在被人发狠地扑打，她又吓住了：这会是陈火林么？会不会是闹事的农民寻到县长家里来了？

县妇联副主任龚腊梅不是个怕事的女人。两个月前下面有一

个乡几千农民聚集把乡政府砸了，把没有来得及逃掉的乡干部都拿绳子捆了。县武警中队全体出动，也没有镇住。双方闹得很僵。末了还是龚腊梅陪着当县长的丈夫陈火林去跟农民谈的判，好歹达成了协议。虽说龚腊梅母亲的娘家在这个乡，她敢于陪着陈火林进去，仗的主要是这一点，但在当时那样双方剑拔弩张、紧张对峙的局面中，一、两个人赤手空拳地介入进去，还是需要胆量的。他们都只有三十多岁，文革时大规模武斗那样的阵势只是听说过。陈火林后来说，他走进火气旺盛的人群的时候，脚止不住微微发抖，背脊上冷汗淋漓，像盘了一条蟒蛇。倒是龚腊梅显得冷静多了，一副乱云飞渡仍从容的神态。事后有人开心说，她当时的样子很有点刘胡兰的派。

现在面对着一扇晃动的门，她倒是心虚了起来。万一真是农民寻上门来，她一时还真没有主意应付。

外面敲门的人好像累了，突然住了手。

里面的龚腊梅壮着胆了尖声喊了一句：“哪个？”

“我！”

外面一声雷吼。

“你该死！”

龚腊梅听出了声音，一下拉开门，却又吃了一惊：她在昏暗中看见一张奇异地放着光的脸，额头、印堂、眼睛、面额、人中、下巴，全都熠熠地明亮着。笼罩在这片奇异的光下面的，是一种也很奇异的凝固的笑容。

“成功了。”

陈火林双目炯炯，定定地看了一阵龚腊梅，好久才发出声音。

“快进来。”

龚腊梅一把夺过陈火林夹在腋下的手包：“你差点吓死我了。”

陈火林跟进来，一把搂定龚腊梅：“成功了。”他粗重地低哼着，喷着刺鼻的酒气的嘴在龚腊梅脸上乱蹭。

“死东西，门没有带上。”

龚腊梅扭动着身子，从他的搂抱中挣脱出来。

这天晚上他们早早安顿儿子睡觉（往常总要陪儿子做完当天的作业，再预习明天的功课，不到夜里十点不让儿子上床），自己两个也匆匆忙忙地漱洗过，便闭了灯钻被窝。

龚腊梅挡着陈火林的手，说：“好好说说。”

陈火林不肯住手，说：“完了事再说。”

这个夜晚，陈火林突然恢复了好多日子未见的状态，夫妇两个重又体会到初夜的兴奋和甜蜜。他们的感觉是“人生又一次开始”。

二

所谓“不要来得早，只要来得巧”，陈火林对这话很有体会。从地区师专毕业参加工作之后，他几乎是一路快步小跑，步步都踩到了点儿上。

起初，陈火林因为没有什么很硬的背景，分到一个偏僻的乡级中学。教了两年书，因为校长到了退休年龄，县教育局派人到学校来考察，要从学校本身选拔一名校长（别处没人愿来）。当时正强调学历。这个学校除了文革下放在当地成了家再没有走的校长是本科毕业，只有陈火林有大专文凭。加上两年里他从没有流露过想动的意思，同事、学生和家长的反映都不错，就定了他

当校长。成了全县最年轻的中学校长。

对陈火林日后的连续晋升，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台阶。在这个台阶上，陈火林的年龄和学历都成为绝对的优势。全县范围同一层面上的干部，比单项有的是强过他的人。但从全面考察，论综合条件，则在组织部门的备选名单上，他肯定排在前几位。

过了不到三年，县里要从中学校长中选拔一个人来担任教育局的副局长，自然又选中了他。两年后他又被提名作为分管文教的副县长候选人，并且当选。

陈火林在师专学的是中文专业。但他不像别的有些抱负的同学，一心只想当作家诗人，整天神气活现地疯疯癫癫，结社出刊，巴结地方文化界小名人。他的兴趣很广泛，哲学、历史、法律、政治、艺术，多所涉猎。在乡下教书，到县里当局长，闲时也总是读书思考。在县妇联当干事的龚腊梅就是因为这点看上他的。龚腊梅在县里算是出众的，追求她的人不少，她总是作翘，快二十五岁了，婚嫁的事还不见着落。好像就是等着陈火林的出现（这也是陈火林“来得巧”的一个佐证）。到了县级领导岗位，工作面更开阔，陈火林又有了对经济问题的关心。平时读报，就更多地注意起经济理论的探讨。又喜欢结合实际工作中的见闻思辨，有时还顺手记下来。有一年省委党校办了一个县（处）级干部短训班，专讲市场经济。他得到一个脱产集中学习的机会。学习结束，他的论文因为“立论新颖，论据充实”被校刊选用，引起了兼任党校校长的省委书记的注意，作了很长一段批示，说是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值得引起深思，印发到全省各级党委。这一下弄出了很大的响动。那论文对开拓县域经济提出了一条虽然不够成熟却非常及时的思路。这正是一个尚欠发达、渴求良策的省份很迫切、很有现实意义的战略性课题。

这个既让人意外其实又在情理之中的成功，一下子改变了陈火林的教书匠形象，给他平添了经济问题行家的色彩。这之后不久，县委书记调任，县长被任命为县委书记。因为县长一职继续保留，政府日常事务就都交给临时分工的常务副县长，也就是陈火林负责。再后来，县乡换届，陈火林很自然当选为县长。

当了县长之后，陈火林一帆风顺的仕途却停滞了下来。

陈火林当县长的这一年，地方政府组织法作了修改，改为五年一届。临近届满，县委书记调任。陈火林以为自己会升任书记，却没有想到上面外派了一位书记来。对他的安排是继续作为下届县长的人选。新来的书记比他还小一岁。显然他这届县长要当到任满也就是四十岁出头。那之后，他就只有到县人大或者政协去等待退休了。一生的辉煌也就到此止步。按年轻化的不成文规定，县级干部到四十岁就不太可能提拔了，由此出现了“三十九岁现象”，就是许多县级干部到了这个年纪，不思进取，甚至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。连任之后，陈火林已经干了三年，接近这个充满人生危机的时间限度了。

再一个，当县长的这些年，他虽然谈不上心力交瘁，但总还是尽心尽力的，却说不上有什么像样的作为。反而是觉得这个县官越当越难。

先前的书记兼县长在换届之后不再担任县长一职了，但大家还是习惯叫他“县长”。这习惯不止停留在口头上。政府的事，可以由县长决定的，还是要他表了态才作数。局长们向县长陈火林请示工作，总是说这事跟书记汇报了，他同意让我们跟你说说。陈火林就是有异议，也不好开口了。就是陈火林自己凡作决定，批文件，都要先问书记的意见。以他的本意，有的真是因为拿不定主意，要请教；有的则只是为表示谦虚谨慎。但书记却没

有类似的考虑。对县里的大事小情。仍是一如既往地表态，从不觉得有什么事是该由县长陈火林定的。开会的时候他口口声声叫陈火林“秀才县长”。说自己除了多些实际经验，理论修养比陈火林差一大截，比方可以让省委书记重视的文章就绝对写不出。对年轻有为的陈火林很羡慕很称赞。但大家听了却总感到有潜台词，觉得像是在说陈火林并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，不过是纸上谈兵的书生而已。

陈火林当然不缺乏这样的敏感。但是他尽量克制着。起码的明智他是有的：在基层工作，更多的确实是依靠经验，以及由这些经验建立起来的个人权威。这方面，他同书记肯定无法相比。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。一个地方、一个单位，灵魂或者说头脑只能有一个，多了就会坏事。下面的人无所适从，自己这样岁数，也会授人“少年气盛”的话柄。有婆婆在，媳妇最好的姿态就是忍气吞声。

问题是有些事克制了却是有麻烦的。

书记这个人个性强，有魄力，作风泼辣，敢作敢为。这些都是陈火林远不能及的长处。但正因为这样，他的短处也是明显的：特爱面子，凡事都不肯后人，讲政绩讲到不顾一切的程度。

比如，上面来人检查“鹅鸭工程”，他就让把好几个村子农民分散养的鹅鸭都赶到一个村子的水塘里，让检查团得出这里的养殖业已经有了产业化规模的结论。检查团高兴（不虚此行）；上级高兴（有了一个好典型）；书记也高兴（这很自然）。却苦了县长陈火林。那些鹅鸭赶到一起容易，再分开，让它们认谁是谁家的，却不容易，几个村的农民为此吵得一团糟。书记欢天喜地陪检查团走了，这里的屁股就得由县长来擦。

如果事事结果都只是这样，也还好说。有一弊也有一利。上

级认可了你的成绩，除了对领导个人有利，客观上对县里工作也有利。至少在申报国家投资、批拨贷款上多少能得到些照顾。

但有的事，后果会严重得你根本无法想象，更不知怎样交待。

书记兼任县长的最后一年，上报财政状况，坚持要认定实现了几年前确立的消灭财政赤字的目标。县委常委会几乎没有什么争论就同意了书记的意见。这些年大家也都习惯了，一个目标确立了，实际情况怎样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到时候你有没有勇气宣布这目标已经实现。

陈火林当然并不是头一次遇到这种事。从教育局到县政府，工作了这些年，也不知按上级规定的目标报了多少数字。但现在的这个数字则太实在、太要命了。这个县的财政历来是年年吃补贴的，现在既然“消灭了赤字”，也就不需要补贴了。那个实际存在的财政缺口哪个来填？已经内定了下届由他当县长。那就意味着他将站立的是一个无赤字的财政起点。不要说“再创新的辉煌”了，到时候会不会闹出乱子来，还是一个问题。

他这担心不幸成为事实。

财政虚夸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。有几个乡先是拖欠教师工资，然后就连乡干部工资也不能按时足额发放。胆大心狠些的乡就设法立了名目，让村干部去向农民要钱。农民的钱哪里是好拿的？一是有人实在没有油水可榨；二是现今的农民都乖了，信息又不闭塞。有在外面做事的人把上面编成册子的政策寄了回来，跟当地的规定一对照，不是一回事，就把那小册子作了盾牌，跟乡干部顶牛。乡政府先是派警察查抄小册子。查不干净又抓人，说是“反政府”。终于激起众怒，酿成砸乡政府、捆乡干部的“群体事件”。